

♥ 早知道是没有结果的事情，是的，她一早就知道了。她向来冷静自持，偏偏遇到了他。  
人生若只初相见，她便是她，他亦是她。

# 人生若只 初相见

Only if the first sign of life

梅子黄时雨著

假如只有一刹那情真，  
相逢不如不见。  
假如会有一刹那情灭，  
我心也已枯朽。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若只初相见 / 梅子黄时雨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75-2924-1

I. 人…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705 号

**书 名:** 人生若只初相见

**标准书号:** 978-7-5075-2924-1

**作 者:** 梅子黄时雨

**责任编辑:** 姜艳艳 潘 婕

**特约监制:** 李耀辉 郑中莉

**特约策划:** 郑中莉

**特约编辑:** 沈晔英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010-5833626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印张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 8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心未动,身已远	1
第二章 就是赖上你	23
第三章 飞不过沧海的蝴蝶	45
第四章 脱轨	59
第五章 鱼汤有信,风月无边	77
第六章 心有千千结	95
第七章 谁识秋怨深	109
第八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129
第九章 卑鄙是痴情者的通行证	145
第十章 心会跟爱一起走	165

第十一章 情敌遇情敌	179
第十二章 还有以后	195
番外一 偏偏遇上你	201
番外二 生气专用房	209
番外三 父亲大人	214
番外四 小孩不坏	216
番外五 相亲后遗症	218
番外六 圈套	222
番外七 你是我的幸福吗?	224

## 第一章 心未动，身已远

只觉得孤单冷清，便想抓住一根浮木，如同菟丝花，想靠着大树，借一点力量。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在××××。她陪老板去应酬客户，本来这种事情是用不着她去的，自有秘书，可秘书那日碰巧有事，她便被硬拉了过去。

那里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烟雾缥缈，美酒加美女，喜欢的人会觉得无限快乐。可她对此是无所谓的，平日里，偶与朋友、同事消遣，倒也是一去处，但若是成了陪客，只觉乏味不堪，便找了个借口，到走廊里透口气。

走廊里的光线亦昏暗，墙上嫣红的小探灯，照得那精致的玻璃底砖越发玲珑剔透。身旁一阵淡淡的香气飘过，她也没有抬头。那人走了几步，却在她前头顿住了，回了头，诧异又有些不可置信地喊道：“子默？赵子默！”清脆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可那语调却分明是熟悉的。她猛地抬起头，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映入眼帘，原来是于娉婷，当年学校里的同窗。

“居然是你，毕业这么久了，你也不和我们联系，同学们都说你人间蒸发了。”于娉婷娇斥道，“今日被我逮到了，我可饶不了你。”

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幸好有灯光可以掩饰。四年的大学生涯，对于别人或许是学习与肆意享受年轻的时光，但对她来说却只是打工——学习——打工，根本没有半点时间与同学培养感情。直到今日，偶尔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顶顶遗憾的便是这件事情。但也没法子，假使时光可以倒流，她还是没得选择，唯有如此。

“走，到我那儿坐一下，把你手机号码给我。这几年，同学们也小聚过好几次，只是没人能联系到你。”她喝了点酒，双颊微微泛红，像是抹了一层胭脂，越发光彩夺目了。

娉婷当年一进学校便轰动了整个外文系，这几年更是会打扮了，这么看着，顾盼说话间，娇艳不可方物。怕是当红的女明星站在旁边，也要活生生给比下去的。

与娉婷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大学，一所离家乡很近的学校，两者相距大概只有一百多公里。那是进入学校的第一堂课，老师也来了，看着下面一张张新鲜的脸很是激情地在介绍自己。这时候，有一个极温柔动听的声音打断了老师的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大家几乎是一致地转头，只见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站在门口。她只眨了一下眼，从此于娉婷便稳坐了外文系的系花这把交椅，整整四年时间，无人能撼动。但如此的美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许多不便。比如说，于娉婷寝室里的女生们就很排斥她。子默也是在她连换了三个寝室后才听说了这个大美人的种种恶习。

子默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忙人，除了课业需要的时间之外，就都是打工的事情了。做家教，做营业员，做推销……回过头来想想，真的好多，连自己都有些吃惊了，可那个时候并不觉得特别苦。这么忙，自然和班级里的任何人都不会太熟，包括娉婷。一直到后来，学校组



织了一次旅行。在到达所住的宾馆后，负责组织的班干部开始分配房间，女生们都两两自己凑对，最后只剩下了她与娉婷。

她扫了一眼已经领了房间钥匙的同学，转头只见于娉婷远远地站在一边，头仰着，正在听 MP3，仿佛根本没有注意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子墨笑着跟班长打趣道：“羡慕吧，我跟大美女一个房间！”班长装出一副心碎的样子，扶着眼镜道：“你可要用心照顾我们班的国宝哦，若是少了一根头发，我唯你是问！”

她呵呵笑着接过钥匙，仰着手朝于娉婷招手：“娉婷，这里！”很奇怪，她竟然很快就抬头看她了，不像是在听歌的样子。子墨笑着走了过去，道：“今晚我们睡一起。”娉婷看了她手上的钥匙一眼，轻轻地“哦”了一声。

她洗澡出来的时候，于娉婷坐在床头按遥控器，她知道娉婷的家境很好，娇生惯养长大的，怕她不习惯，所以连浴室也让她先用，况且自己也向来对这些很无所谓。见娉婷还披散着湿湿的长发，子墨笑道：“怎么不把头发吹干？我妈说洗好澡要先吹干头发，否则很容易得头痛之类的毛病。”娉婷仿佛有些诧异，抬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她道：“可是美容书上说，头发要自然干才会乌黑亮丽啊！”天哪，这么美的美女还要追求更美，那她怎么办？索性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她唯有笑了笑，将吹风机拿进浴室，把一头不长不短的头发吹干。出了浴室，只见于娉婷把遥控器递了给她，道：“那我也去吹干吧！”关了门，马上又探出了头道：“赵子默，我床上有吃的。你如果不介意的话，自己拿哦。”

她微微笑了出来，其实于娉婷并不像很多女同学所说的那样很高傲，很自以为是。她或许习惯了用高傲来掩饰真实的自己，其实在

某种程度上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而别人对她的好，她自然能感受到。比如自己刚才只是随口说了句让她吹干头发，她也记在心里了。

第二日是爬山。一大群人，年轻力壮，很快便爬到了山顶。三三两两分成好多对，各自活动。两个人东转悠西晃荡的，拍了好些照片。偏偏到了返回的时候，于婷婷竟然扭了脚，一拐一拐的。本来她们身边跟了很多的苍蝇蜜蜂，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却都不在。

于婷婷还倔犟地推开她：“你先下山吧，到山下再叫人来。”大家说好在半山的凉亭集合的，这时间也快到了。子默看了她一眼，只见她雪白的脸隐在长长的头发后面，眼帘也垂着，看不出什么表情。子默道：“我来背你吧。”婷婷没有说话。她笑道：“是不是知道自己超重，所以才不让我背？”于婷婷亦笑了出来：“去你的，你才超重了，我那是标准的模特身材。”但还是不肯让她背，两人就这么搀扶着一级一级地往下走。走着走着，于婷婷话也多了起来：“看你老是忙，在忙什么啊？”她道：“打工啊。”于婷婷道：“每天都要吗？”班级里是有人打工的，但最多做一份家教工作。她淡淡地道：“是啊？没有办法。”于婷婷没有接下话去，扯开了话题。

后来，回到寝室后，子默发现自己的包里竟然多出了好多的零食，进口的巧克力、牛肉干、小点心，满满的一包。她一看就知道是于婷婷的，但她什么时候偷偷放进去的，她却不知道，明明上车之前她还整理过的啊。她笑了笑，这个女人真是可爱，从那以后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她没有想到，于婷婷的包厢，竟会华丽如斯，比她公司老总订下的包厢不知道要富丽几倍。有几个男的围着玩骰子，也有几个男的在与美女们唱歌。没有刻意的西装革履，但却有说不出的从容淡定，一

看就知道与她现在的圈子、以往的圈子，都是不同的。她不可能打入这个圈子，也从未想过要打入这个圈子。

或许是她穿着不同于她们，也或许是大美女于媵婷手拉着过来的，那几个男的只略略朝她扫了几眼，依旧调笑的调笑，唱歌的唱歌。

于媵婷拖了她走到桌边，拿了搁在桌上的手机，她看了一眼，是最新的苹果手机，并没有在国内销售。她本来对这种名牌是一窍不通的，但这几年商场上打滚下来，倒也会看了。

只听于媵婷娇笑道：“我大学同学——赵子默。”她笑着微微颌首，那几人也抬了头，朝她略略点了头，他便是其中一个，正对着她，抬头看了一下，便垂了眼帘。她倒看得极清楚，一双黑白分明的桃花眼。

本以为媵婷说以后多多联系只是客套，哪里想到才不过三天，她还在加班便接到了电话。媵婷劈头就问：“在哪里？过来接你！”她边喝了口水边回答：“在公司加班。”于媵婷口气不容拒绝：“二十分钟后在你公司下面的大门口见。”没等她把水咽下，便已挂了线。

她望着电话，屏幕上显示了通话时间是十八秒。什么时候这个女人的性子变得这么急了啊？不过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能遇上一个同学，心里总是很开心的。虽然以前在学校里，两人也没有深交到什么程度，但总觉得有人在身边，不再是自己孤单一人了。

那天是她第二次看见他。一开始，她也没有注意，直接上了载着媵婷的车。到了东郊的别墅停车时才发现，他那辆银灰色的LS600就在后面。无意中瞄到了他的车牌，京A8打头，这种牌子，突然让她对他生出了一种莫名的距离感。

那日他倒穿得颇正式，一身西装，但他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她

也未打招呼，她素来不主动，况且对自身认识清楚，犯不着去招惹这种人。

跟他们这群人渐渐熟了起来，一来是娉婷来的电话多，实在不好意思每次都拒绝。二来，她在这城市虽是地熟了，却只身一人，难免孤独寂寞，算来算去也只有娉婷一个知根知底的朋友。

加班多了，站在十八楼的玻璃墙前望去，灯光盏盏，而自己形单影只的，也觉着可怜。捧着一进公司就买的杯子，白底彩横条，清淡雅致，仿佛小时候父亲买给她的刷牙杯子，那上面有两只彩色的蝴蝶，展翅欲飞。她喜欢极了，以至于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刷牙。后来因自己顽皮给摔破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蝴蝶了。只是那颜色，那蝴蝶就一直这么印在脑中。

其实与他们在一起，不过是吃饭、唱歌、打麻将等消遣。人一多，就容易开玩笑，大家也不计较，遇到好笑处，便刹不了车。那日他喝多了点，凑两桌凑来凑去少一个人，也不知为何，他指了指她，惹得满房间的眼光都一下集中了过来：“让她先代一下，输了算我的，赢了算她的。”麻将倒是会的，只是不好意思。娉婷也看出了她的窘态，推着她坐上了位置，笑着道：“有江少给你撑腰，就打啊，怕他们干吗！”

她会是会，但不精，每逢过年回了老家，邻里的叔伯阿姨就喜欢两两成群拉着打麻将，消磨时间。才一小会儿工夫，便放了好几手，其中一个笑着转头道：“江少，今日心情好，看兄弟们穷，所以来送钱的吧。”他也不理会，只顾眯眼。其实他们是玩筹码的，她也不知道大小，一连输了好几底。

她方要将手上的白皮扔去，只听耳边响起了一个慵懒的声音：“别打这个呀！”那温温热热的气息就这么徐徐地喷到她耳边，说不出

的酥麻。抬头一看，他黑如墨玉的眼正笑意绵绵：“打这个！”到了歇场，算了筹码，还赢了好几万，才知道他们玩的是十万一底的。

那三人连呼上当，笑着骂道：“原以为是送钱的，搞到最后是来捞钱的。先把我们迷惑住，然后出绝招。上当啊上当！”他只温和地笑笑，将钱塞给她。她只不要，这些钱，抵她好几个月工资了。最后娉婷过来了，凑到耳边道：“不要闹笑话，拿着就是了。”

她生在浙北小城市，风景旧曾谙的江南，无论春夏秋冬，都美得如同山水画。那里是中国历来少有的鱼米之乡，但是母亲为了供养她和妹妹上学，一直都是省吃俭用。自她考入这个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后，每日打工赚钱，总不舍得让母亲再在她身上花一毛半毛。这期间的辛苦，哪里是像他们这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能懂的。

第二天，她跟娉婷要了他的电话，到下班时间抽空打了过去。他声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你啊！”平静得像在听天气预报。“等下有空吗？”他那里有点吵，她也直截了当，那些钱说多不多，但对她说来，也不少，每日这么放在包里也担心。若是哪一天碰到小偷，那不是要自己垫出来……

在门口略略等了一下，便看到他的银灰色车子。突然发现，她脑子锈透了，这么个下班时间，这车就这么大咧咧地停在公司大门口，简直是跟熊猫在街上溜达差不多。只盼着不要有同事看见，一溜烟地上车后忙说：“开车。”他穿了件粉色的衬衫，见她匆忙的样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忙启动了车子。

车子里静默无言，连轮胎行驶过地面发出的沙沙声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她与他本来就不熟。她低头将包打开，将一个信封递给他。他只微微瞄了一眼：“什么东西？”其实他是明了的。她脸一红，小家子

气就小家子气吧：“您的钱哪。”他只不说话，将方向盘用力一扭，掉了个方向。

车子在一间餐厅停了下来，一进门，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已经迎了上来：“江少，一段时间没有来了，老地方吗？”

从那大片的玻璃望出去，在五十几层的高处自然比她办公室里的十几层更瞧得分明，华灯初上，熠熠闪耀，整个城市就如同一座不夜城。那餐具是白底的，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最外圈镀了一圈金，富丽贵气。她只觉得莫名的熟悉，不停地摸着那只蝴蝶。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小城买到的东西都是极便宜的，更何况是十几年前的东西，定是粗糙不堪的。但记忆中的东西总是最美的，因为那流水年华，也只因是已经过去了的。

那日还钱以后，婷婷就算打再多电话过来，她总是推托，不想和那群人走得太近，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婷婷道：“你总是忙啊忙的，知道什么叫劳逸结合吗？再忙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年轻人的生活。我知道你在这里就你一个人，我如果不找你，你肯定天天窝在家里。”

她虽然年轻，但终究是明白的，什么事情总讲究门当户对。那是老祖宗积淀了几千年传下来的，若不是真理，早给大浪淘沙淘掉了。她与他们总归不是同路人。

后来她便淡了下来，她负责进出口的事情，每日里也忙得晕头转向的。这日晚上，她本身心情不好，这才刚开始工作，婷婷的电话又来了：“子默……你可要来救我。我喝醉了……”口齿不清地报了个地址，那地方她知道，也去过几次。

推了门进去，只见一桌子的人，都喝得七七八八了，婷婷一见她，已摇摇晃晃地过来：“不是来了吗？子默，来帮我灌他们。”美人到底是

美人，连喝醉了也如此之美。她赶忙扶了她坐下，一抬头，只见他手上捏着一根烟，正微微扯着嘴角，似笑非笑，那眼底如同一潭秋水，直直看着她，深不可测。

她酒量其实不好，不过相对于一个南方女孩子来说，还过得去。那还是因为小时候父亲每每喝酒时，便把她抱在大腿上，用筷子略略蘸点给这么蘸出来的。母亲每次一说到这事情，就说她从小投父亲的缘，虽然是女孩子，但也是父亲捧在手心里这么长大的。要知道老家那一带，在她出生的时候，重男轻女的思想可严重了，但父亲却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她每次应酬也极克制，若是快到了底线，从不多碰一口。

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那次打牌的关系，到最后，别人都自以为是地“知情识趣”，竟剩下他和她两人。他从未见她喝过那么多的酒，平日里，旁人再敬她，她只笑着转移话题，情非得已之下才微抿几口。这日却是喝多了，双眼迷蒙，连路也走不稳了。

已入了秋，天气很凉爽，风从车窗外吹入，惹得她发丝飘飘。她和他一向没有什么话，他不说话，她也不知道说什么。若是他说了，她也应几句，绝不主动攀谈。

将她半扶半抱着，安置到房间内。客厅极小，房间极小，厨房也极小，加起来还没有他的一个卧室大。麻雀虽小，倒也五脏俱全。

去厨房倒了杯水，这才发现，她似乎对蝴蝶有偏好，杯子上、碟子上、碗上都是蝴蝶。回房间，只见她还在朦胧中，只迷糊地喃喃：“不要吃药，我只喝水水。默默是要喝水水。”原来她只觉着是回了江南，那魂牵梦萦的地方。小时候，她每次感冒发烧，父亲便与母亲守在她身边，轮流地喂她喝水、吃药。他倒是第一次听到她用这么撒娇的口气

讲话，心中一动。从来都说江南之地，吴依软语，但她却也学了一口地道的京片子。

他扶着她靠在自己身上，只觉得她温软如棉，无一丝重量，慢慢将杯子凑到她嘴边。她骨碌碌地一下子将水全部喝完，好似还未尽兴，伸出舌头舔了几舔。他只觉脑中“轰”的一声，全身的血液尽往脑子里冲。她却还不自知，慢慢地在他怀里翻了姿势，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那柔软的两片唇就这么慢慢地刷过脖子——他只觉得一下子兵败如山倒，亦忍耐不住，猛地亲了上去……

她其实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到了后半夜酒也已经醒了。人都是这个样子，喝醉的时候迷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借酒壮胆，到了酒醒胆子反倒变小了。只好装睡，一动也不敢动。到了天亮时，他方才离开。只知道他似乎推了房门出去，后又进来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她可没有那个胆子睁开眼睛，与他大眼对小眼。过了半晌，关了房门出去，接着又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这回是真走了。

他没有跟她联系，她自然也没有跟他联系，上次娉婷给的电话，她随手一写，早不知道把那张纸夹到哪份文件里了。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有什么牵扯。

其实有什么好联系的呢？不过是一夜情罢了！倒不是她有多开放，她与他的这次，其实还是第一次。只不过那日是父亲的忌日，每年的那一天，自己总会难过，特别是与母亲通了电话后，更是觉着寂寞难过，只是想家，想马上回家去，吃母亲包的馄饨，吃母亲裹的粽子。

喝酒时便有了想醉的念头，他送她回来的时候，她亦有一丝清醒。只觉得孤单冷清，便想抓住一根浮木，如同菟丝花，想靠着大树，借一点力量。若说是他占了她便宜，还不如说是她占他的。况且他的



女伴估计可以围着二环绕几圈了，她赵子默算什么呀。做什么事情都需量力而为，她倒是知道的。过了一两个月，婷婷打了电话过来：“怎么又失踪了，又不联系了？我刚去了欧洲一趟，不联系你。你难道就不知道打个电话给我，就这么不待见我啊？”就这么又重新联系上了。

再见面时，他手上还拥着个国色天香，只抬头看了她一眼，连微笑也欠奉，她自然也没有过去打招呼。一大帮子人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到了回去的时候，他早就载了那个国色天香走了，不知道去哪里风流快活去了，送她回去的那人还开玩笑道：“那小子，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活像刚开荤似的。”

回了家洗好澡，已经很晚了，天气已冷，钻进暖熏熏的被子就只想睡觉。刚觉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中就听得电话响起，把手伸出去，在床头摸了半天也没有摸着，心里恨道：“不知道是哪个死老外，就喜欢扰人清梦！”

做进出口也没有办法，人家睡觉的时候，你上班，你睡觉的时候，人家在上班，所以说吃口饭不容易啊，不过她撒起谎来却是溜的，那日母亲打电话过来问她工作辛不辛苦，她就说：“什么辛苦，无非是跟他们用外文聊聊天。”哄得母亲放心，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电话铃声响了几下，估计对方没有接，便挂了线。她也乐得轻松，不用在黑暗中摸索，便沉沉睡了过去。到了第二天，总算找到电话了，翻开一看，是一个手机号码，却不是自己平日里所打的，估计是对方打错了，也不甚在意。

赵子默好不容易把德国的老外给摆平了，争取了一张大订单，拿着奖金单，心里头乐滋滋的。挂了个电话给母亲，听她唠唠叨叨地讲了好一会儿话，才略略平息了思念。心想着，今天一定要早点回家，买